

梁山泊

施耐庵 罗贯中 · 著
金圣叹 李卓吾 · 点评



名家
点评

水滸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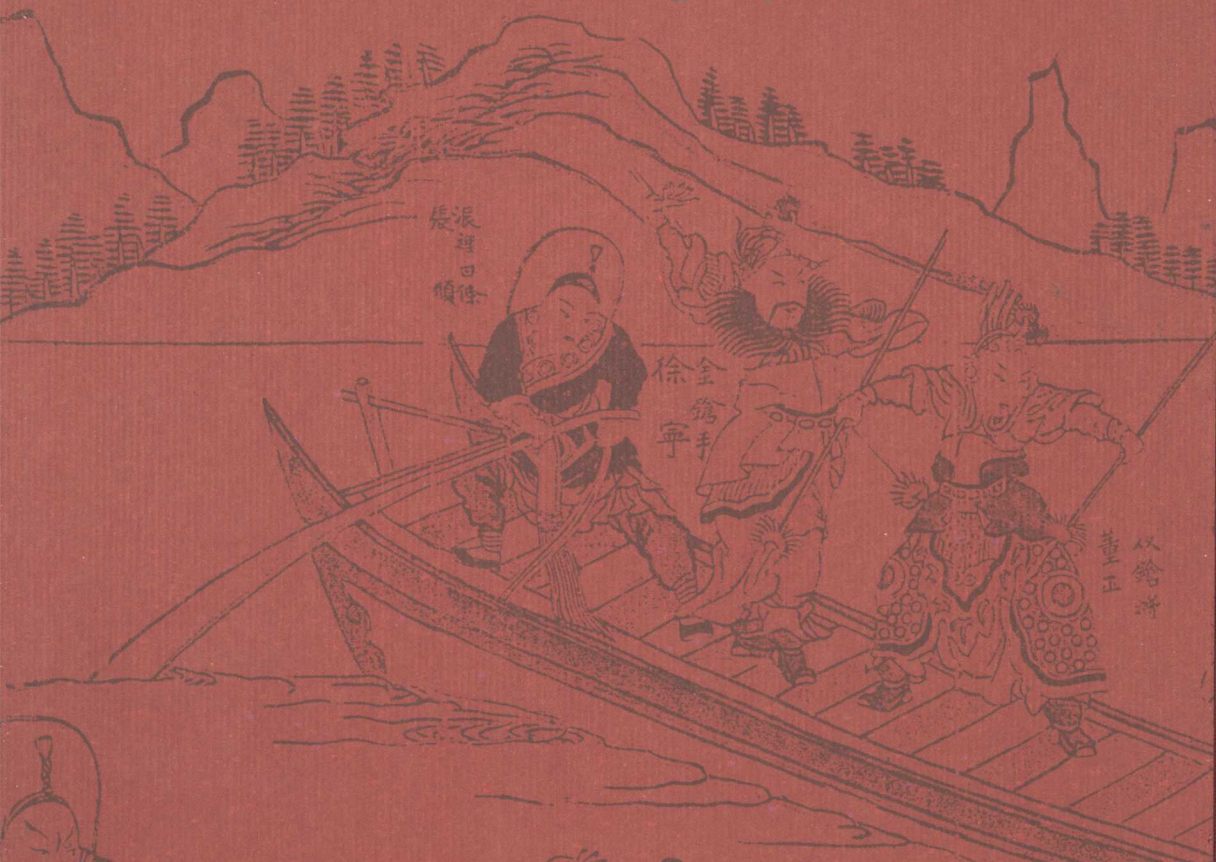
四大名著



NLIC 2970734829
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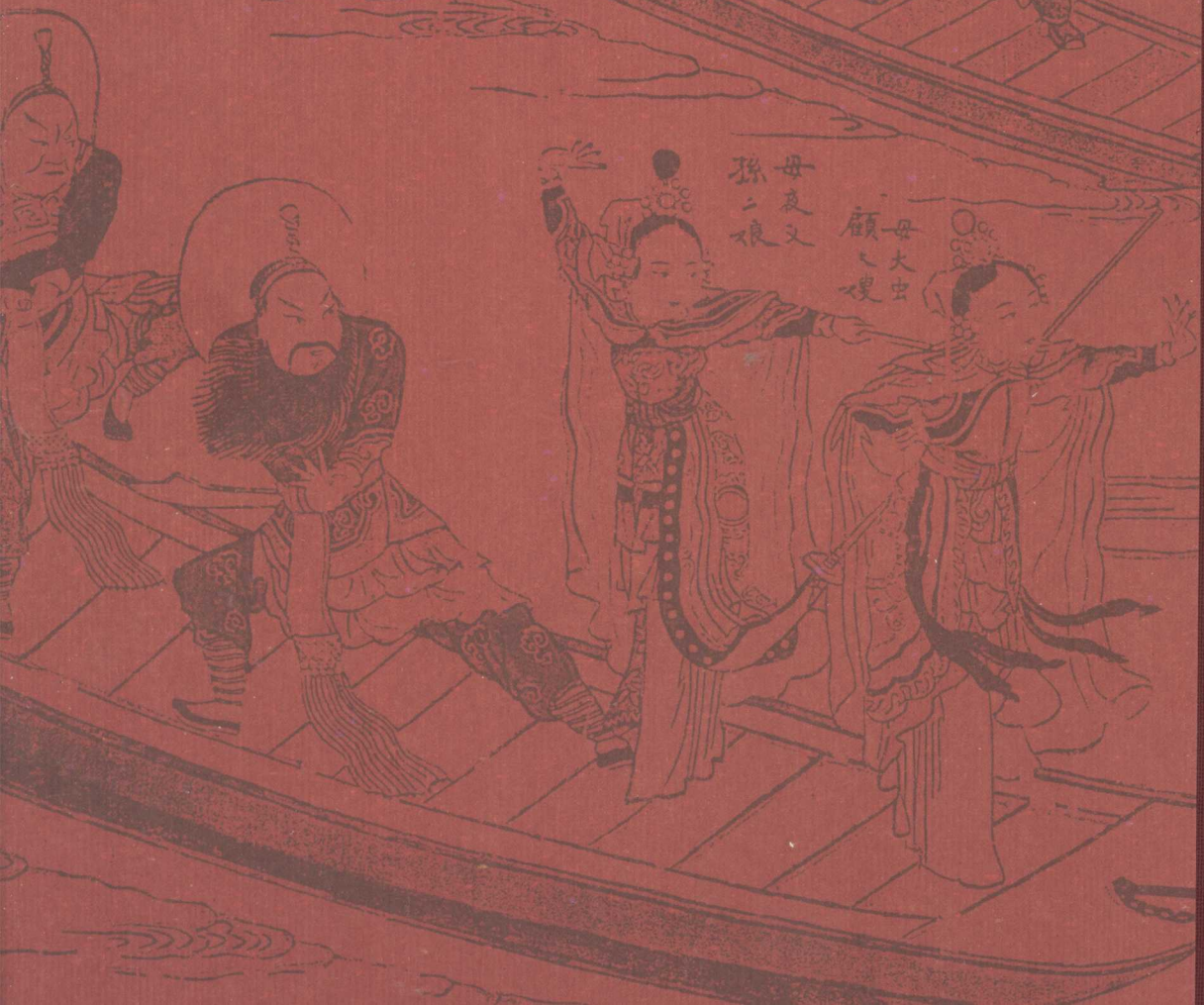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書局



張道日僧

徐金翁手

董正 从翁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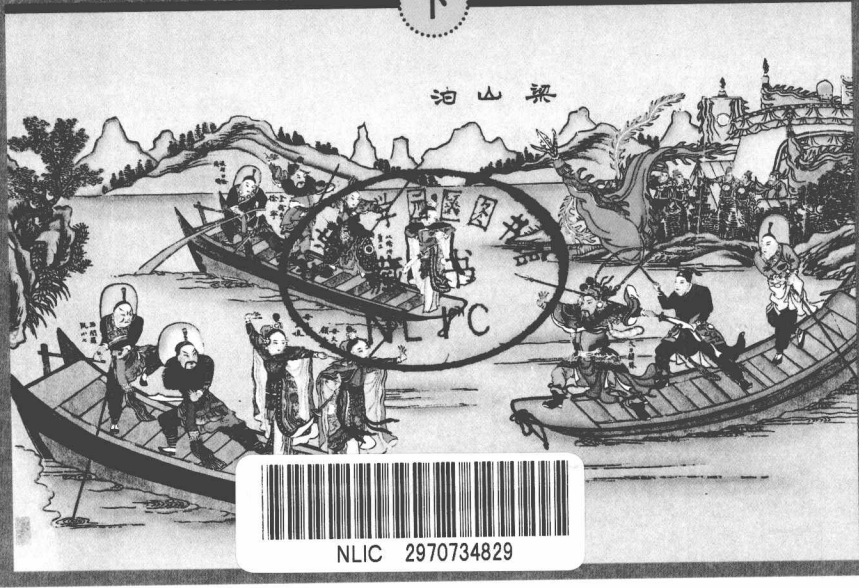


孫母友文 二娘

顧母火虫 七嫂

水滸傳

下



NLIC 2970734829

中華書局

第五十二回

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

此篇纯以科诨成文，是传中另又一样笔墨。然在读者，则必须略其科诨，而观其意思。何则？盖科诨，文章之恶道也。此传之间一为之者，非其未能免俗而聊复尔尔，亦其意思真有甚异于人者也。何也？盖传中既有公孙，自不得不又有高廉。夫特生高廉以衬出公孙也，乃今不向此时盛显其法术，不且虚此一番周折乎哉！然而盛显法术，固甚难矣。不张皇高廉，斯无以张皇公孙也。顾张皇高廉以张皇公孙，而斯两人者，争奇斗异，至于牛蛇神鬼，且将无所不有，斯则与彼《西游》诸书又何以异？此耐庵先生所义不为也。吾闻文章之家，固有所谓避实取虚之法矣。今兹略于破高廉，而详于取公孙，意者其用此法与？然业已略于高廉，而详于公孙，则何不并略公孙，而特详于公孙之师？盖所谓避实取虚之法，至是乃为极尽其变，而李大哥特以妙人见借，助成局段者也。是故凡李大哥插科打诨，皆所以衬出真人。衬出真人，正所以衬出公孙也。若不知作者意思如此，而徒李大哥科诨之是求，此真东坡所谓士俗不可医，吾未如之何也。

此篇又处处用对锁作章法，乃至一字不换，皆惟恐读者堕落科诨一道去故也。

此篇如拍桌溅面一段，不省说甚一段，皆作者呕心失血而得，不得草草读过。

话说当下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：“要破此法，只除非快教人去蓟州寻取公孙胜来，便可破得高廉。”宋江道：“前番戴宗去了几时，全然打听不着，却那里去寻？”吴用道：“只说蓟州，句。有管下多少县治、句。镇市、句。乡村，句。他须不曾寻得到。我想公孙胜他是个学道的人，必然在个名山大川，洞天真境居住。为学道人一锥。○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今番教戴宗可去绕蓟州管下山川去处寻觅一遭，不愁不见他。”宋江听罢，随即叫请戴院长商议，可往蓟州寻取公孙胜。戴宗道：“小可愿往。只是得一个做伴的去方好。”非院长怕途中寂寞，正耐庵怕文章寂寞也。吴用道：“你作起神行法来，谁人赶得上？”戴宗道：“若是同伴的人，我也把甲马拴在他腿上，教他也便走得快了。”李逵便道：“院长真说得快，大哥又接得快。○肉飞眉动之文。”“我与戴院长做伴走一遭。”戴宗道：“你若要跟我去，须要一路上吃素，恶。○前并不以此难杨林，今忽偏以此难铁牛，故恶。○亏得题目恶，方生出妙文来。都听我的言语。”李逵道：“这个有甚难处，今日不曾难，真是不难，后日难起来，真是不易。铁牛真是心直口直。我都依你便了！”宋江、吴用分付道：“路上小心在意，休要惹事。若得见了，早早回来。”李逵道：“我打死了殷天锡，却教柴大官人吃官司，我如何不要救他？情理俱到，剜心剔胆之言，圣贤菩萨，只存得此一片心耳。今番并不许惹事了。”不曰“并不敢”，而曰“并不许”，自家分付自家，铁牛可爱如此。



二人各藏了暗器，拴缚了包裹，拜辞宋江并众人，离了高唐州，取路投蓟州来。走得三十里，李逵立住脚道：“大哥，买碗酒吃了走也好。”却早来了！妙人。戴宗道：“你要跟我作神行法，须要只吃素酒。”李逵笑道：看他赔一“笑”字，妙人。“便吃些肉也打甚么紧？”只作先探一句。戴宗道：“你又来了！今日已晚，且向前寻个客店宿了，明日早行。”两个又走了三十余里，天色昏黑，寻着一个客店歇了。烧起火来做饭，沽一角酒来吃。李逵搬一碗素饭一碗。并一碗菜汤，一碗。来房里与戴宗吃。妙绝之笔，并不曾写李逵如何，而读者早已为之失笑矣。戴宗道：“你如何不吃饭？”李逵应道：“我且未要吃饭哩。”看他说谎，铁牛苦心。戴宗寻思：“这厮必然瞒着我背地里吃荤。”戴宗自把菜饭吃了，悄悄地来后面张时，见李逵讨两角酒，一盘牛肉，立着在那里乱吃。“两角酒”、“一盘牛肉”，自不必说，妙处乃在“乱吃”字与“立着”字，活写出铁牛饥肠馋吻，又心慌智乱也。戴宗道：“我说甚么！且不要道破他，明日小小地要他耍便了！”恶。戴宗先去房里睡了。李逵吃了一回酒肉，恐怕戴宗问他，也轻轻的来房里睡了。“轻轻”妙，李逵亦有“轻轻”之日，真是奇事，俗本作“暗暗”，可笑。到五更时分，戴宗起来，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饭吃了。各分行李在背上，算还了房宿钱，离了客店。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戴宗说道：“我们昨日不曾使神行法，今日须要赶程途，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，我与你作法，行八百里便住。”戴宗取四个甲马，去李逵两只腿上缚了，分付道：“你前面酒食店里等我。”恶。戴宗念念有词，吹口气在李逵腿上。李逵拽开脚步，浑如驾云的一般，飞也似去了。戴宗笑道：“且着他忍一日饿！”戴宗也自拴上甲马随后赶来。

李逵不省得这法，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好耍，是以来也。那当得耳朵边有如风雨之声，两边房屋树木一似连排价倒了的，脚底下如云催雾趲。神行法奇事，偏有此奇笔描写之。李逵怕将起来，李逵亦有“怕将起来”之日，奇事。几遍待要住脚，两条腿那里收拾得住？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，脚不点地只管走去了。看见酒肉饭店连排飞也似过去，又不能够人去买吃。恶，恶极。李逵只得叫：“爷爷，看他口中叫唤，无伦无次。且住一住！”看看走到红日平西，好笔力。肚里又饥又渴，越不能够住脚，惊得一身臭汗，气喘做一团。戴宗从背后赶来，叫道：“李大，怎的不买些点心吃了去？”恶极。李逵应道：“哥哥，再叫‘哥哥’，哀切之至。如闻其声。救我一救，饿杀铁牛了！”戴宗怀里摸出几个炊饼来自吃。恶极。李逵叫道：“我不能够住脚买吃，你与我个充饥。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立住了，与你吃。”恶极。李逵伸着手，只隔一丈来远近，只接不着。恶极。李逵叫道：“好哥哥，‘哥哥’上，又加‘好’字，哀切之至，如闻其声。且住一住！”戴宗道：“便是今日有些跷蹊，我的两条腿也不能够住。”李逵道：“阿也！稚子声口。我这鸟脚不由我半分，只管自家在下边奔了去。脚则我之脚也，今日不由我，又曰‘只管自家’，便若我自我，脚自脚，各不相及也者。如此妙语，自非李大哥，谁能道之。不要讨我性发，把大斧砍了下来！”以大斧唬吓自家之脚，妙语，非李大哥不能道。戴宗道：“只除是恁的般方好；恶极。不然，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！”恶极。李逵道：“好哥哥，又叫‘好哥哥’，哀切之至。休使道儿耍我！砍了腿下来，把甚么走回去？”写李大哥，偏用又憨又猾之笔，令人绝倒。戴宗道：“你敢是昨夜不依我？今日连我也奔不得住，你自奔去！”李逵叫道：“好爷爷，‘哥哥’二字，忽换作‘爷爷’，越哀越切，情事如画。你饶我住一住！”戴宗道：“我的这法不许吃



荤，第一戒的是牛肉。若还吃了一块牛肉，直要走一世方得住！”恶极。○“走一世方得住”，亦是妙语；质言之，正是“走杀”二字耳。○脱犹未死，则何以为“一世”哉！李逵道：“却是苦也！我昨夜不合瞒着哥哥，其实偷买五七斤牛肉吃了！正是怎么好！”的的妙人。○就此处写出夜来牛肉多少，妙笔。戴宗道：“怪得今日连我的这腿也收不住，你这铁牛害杀我也！”恶极。李逵听罢，叫起撞天屈来。妙人。戴宗笑道：“你从今已后，只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罢得这法。”李逵道：“老爹，看他口中无伦无次，哀切如画。你快说来，看我依你！”“看我依你”妙语，非李大哥不能道。戴宗道：“你如今敢再瞒我吃荤么？”李逵道：“今后但吃时，舌头上生碗来大疔疮！”奇语。○此语至今日已成烂熟恶贼之句，然在此处读之，宛然新出于口，何也？我见哥哥会吃素，吃素又有会不会，妙语，非李大哥不能道。铁牛却其实烦难，“烦难”妙，却不道有甚难处。因此上瞒着哥哥试一试。今后并不敢了！”吃荤又有“试一试”，又有“并不敢”，句句妙绝。戴宗道：“既是恁地，饶你这一遍！”赶上一步，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，喝声：“住！”李逵应声立定。戴宗道：“我先去，你且慢慢的来。”不便收缴，再作一波。李逵正待抬脚，那里移得动？拽也拽不起，一似生铁铸就了的。恶极。李逵大叫道：“又是苦也！哥便再救我一救！”其辞宛转哀切，的的画出妙人。戴宗转回头来笑道：“你方才罚咒真么？”恶极。李逵道：“你是我亲爷，其辞愈哀，其声愈切。○由哥哥改作好哥哥，由好哥哥改作好爷爷，由好爷爷改作老爹，由老爹改作亲爷，可谓无伦无次，无所不叫矣。却如何敢违了你的言语！”戴宗道：“你今番真个依我？”便把手绐了李逵，喝声：“起！”两个轻轻地走了去。李逵道：“哥哥，可怜见铁牛，早歇了罢！”宛转哀切，的的妙人。○九字中全不诉适来之苦，而苦情一时诉尽，妙笔。见个客店，两个人来投宿。戴宗、李逵入到房里，去腿上卸下甲马，取出几陌纸钱烧送了，问李逵道：“今番却如何？”李逵扞着脚叹气道：“这两条腿方才是我的了！”的的画出妙人。○有不信此脚之意。戴宗便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饭吃了，烧汤洗了脚，上床歇息。睡到五更，起来洗漱罢，吃了饭，还了房钱，两个又上路。行不到三里多路，戴宗取出甲马道：“兄弟，今日与你只缚两个，教你慢行些。”李逵道：“亲爷，昨入店时，已叫哥哥，此处忽然重叫亲爷，活画出谈虎色变来。我不要缚了！”不要缚是，然何计与神行者相追逐哉？戴宗道：“你既依我言语，我和你干大事，如何肯弄你？你若不依我，教你一似夜来，只钉住在这里，直等我去蓟州寻见了公孙胜，回来放你。”李逵慌忙叫道：“你缚！你缚！”诚乃早知如此，悔不当初矣。戴宗与李逵当日各只缚两个甲马，作起神行法，扶着李逵同走。原来戴宗的法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。李逵从此那里敢违他言语？于路上只是买些素酒素饭，吃了便行。

话休絮絮。两个用神行法，不旬日，迤迤来蓟州城外客店里歇了。次日，一日。两个人进城来，戴宗扮做主人，李逵扮做仆者，绕城中寻了一日，并无一个认得公孙胜的，两个自回店里歇了。次日，又一日。又去城中小街狭巷寻了一日，绝无消耗。李逵心焦，骂道：“这个乞丐道人，却鸟躲在那里？无亲无疏，无上无下，但不合意，便大骂之。三代直道而行，我仅见李大哥耳。我若见时，脑揪将去见哥哥！”戴宗瞅道：“你又来了，便不记得吃苦！”妙语。李逵陪笑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耍。”的的写出妙人。○与后对锁作章法。戴宗又埋怨了一回，李逵不敢回话，妙人。两个又来店里歇了。次日早起，又一日。却去城外近村镇

市寻觅。戴宗但见老人，先逗出“老人”二字，然后转过面店老人来，行文亦有步步莲花之法。便施礼拜问公孙胜先生家在那里居住，并无一人认得。

戴宗也问过数十处。前已空过两日，到第三日，读者已料更空不过，却偏要再分上半日作一空也。当日晌午时分，当日晌午。两个走得肚饥，路旁边见一个素面店，两个直人来，买些点心吃。只见里面都坐满，没一个空处，戴宗、李逵立在当路。看他如此做出机会来，曲笔妙笔，非人所能也。过卖问道：“客官要吃面时，和这老人合坐一坐。”只是轻轻地落出一笋，绝不见斧削之迹。戴宗见个老丈独自一个占着一副大座头，便与他施礼，唱个喏，两个对面坐了。李逵坐在戴宗肩下。分付过卖造四个壮面来。戴宗道：“我吃一个，你吃三个不少么？”李逵道：“不济事，一发做六个来，我都包办。”本欲便写拍桌溅汁，斗出机会，却又恐突然便拍，不惟无此粗糙李逵，亦无此粗糙文章也。今先写肚饥，作第一段。过卖见了也笑。等了半日，不见把面来，写等久，作第二段。李逵却见都搬入里面去了，写都搬进去，作第三段。○其实不堪，不得不拍。心中已有五分焦躁，只见过卖却搬一个热面放在合坐老人面前。写单搬一个，作第四段。○一发不堪，不得不拍。那老人也不谦让，拿起面来便吃。写老人“便吃”，作第五段。○一发不堪，不得不拍。○只李逵一拍，看他曲曲写来，誓不肯作直笔。那分面却热，老儿低着头伏桌儿吃。上五段为拍桌作引，此一段为溅汁作注，看他笔法安顿之妙。李逵性急，叫一声：“过卖！”骂道：“却教老爷等了这半日！”把那桌子只一拍，先有上五段，便令此句不突。溅那老人一脸热汁，先有前一注，便令此句不突。○看他如此斗出机会来，曲笔妙笔，非人所能也。那分面都泼翻了。老儿焦躁，便来揪住李逵喝道：“你是何道理，打翻我面！”李逵捻起拳头，要打老儿。

戴宗慌忙喝住，与他陪话道：“丈丈休和他一般见识，小可陪丈丈一分面。”那老人道：“客官不知，老汉路远，早要吃了面回去听讲，反从老人口中陡然出笋，不用戴宗开言访问，妙绝。迟时误了程途。”戴宗问道：“丈丈何处人氏？却听谁人讲甚么？”老儿答道：“老汉是本处蓟州管下九宫县好县名。二仙山下人氏，好山名。○如七宝村、桃花庄、狮子桥、对影山等，皆与本文关合作致，不是无端指斥。因来这城中买些好香回去，听山上罗真人讲说长生不死之法。”戴宗寻思：“莫不公孙胜也在那里？”便问老人道：“丈丈贵庄曾有个公孙胜么？”老人道：“客官问别人定不知，多有人不认得他。老汉和他是邻舍。他只有个老母在堂，着。这个先生一向云游在外，着。比时唤做公孙一清。着。如今出姓，都只叫他清道人，不叫做公孙胜。此是俗名，无人认得。”为前一遭及昨日寻不着注破。戴宗道：“正是‘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’。”又拜问：“丈丈，九宫县二仙山离此间多少路？清道人在家么？”老人道：“二仙山只离本县四十五里便是。清道人他是罗真人上首徒弟，他本师如何放他离左右？”戴宗听了大喜，连忙催趲面来吃。和那老人一同吃了，若此处又必分表戴宗吃一个，李逵吃五个，岂不是呆鸟？算还面钱，同出店肆，问了路途。戴宗道：“丈丈先行，不令先行，少问如何销缴？凡作文须切记此法。小可买些香纸，也便来也。”老人作别去了。

戴宗、李逵回到客店里，取了行李包裹，再拴上甲马，离了客店，两个取路投九宫县二仙山来。戴宗使起神行法，四十五里，片时到了。二人来到县前问二仙山时，有人指道：“离县投东，只有五里便是。”两个又离了县治，投东而行，果然行不到五里，早来到二仙山



下。见个樵夫，戴宗与他施礼，说道：“借问此间清道人家在何处居住？”樵夫指道：“只过这个山嘴，门外有条小石桥的便是。”山居如画。○先问居，次问人，文章极小处都有节次。两个抹过山嘴来，见有十数间草房，一周围矮墙，墙外一座小小石桥。山居如画。两个来到桥边，见一个村姑提一篮新果子出来。山居如画。○诗云：“野兔眠岸有闲意，老树着花无丑枝。”一樵夫，一村姑，一石桥，一果篮，写来真令人想杀山居也。戴宗施礼问道：“娘子从清道人家出来，清道人在家么？”村姑答道：“在屋后炼丹。”山居如画。○高唐州厮杀忙杀人，二仙山炼丹闲杀人，乃忙者不知忙到何时方了，闲者又不知闲到何时方了，令我一叹也。戴宗心中暗喜，分付李逵道：“你且去树多处躲一躲，待我自入去，见了他，却来叫你。”

戴宗自入到里面看时，一带三间草房，门上悬挂一个芦帘。山居如画。戴宗咳嗽了一声，只见一个白发婆婆从里面出来。戴宗当下施礼道：“告禀老娘：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见一面。”婆婆问道：“官人高姓？”戴宗道：“小可姓戴名宗，从山东到此。”婆婆道：“孩儿出外云游，不曾还家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可是旧时相识，要说一句紧要的话，无紧要，尚回不在家，安有有紧要，反望其出来耶？戴宗徒知“紧要”之“紧要”，而不知世上之所谓“紧要”，乃山中之所谓“扯淡”，真可笑，亦可哀也。求见一面。”婆婆道：“不在家里。有甚话说，留下在此不妨。待回家，自来相见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可再来。”就辞了婆婆，却来门外对李逵道：“今番须用着你。是以院长必须得一个做伴同来也。方才他娘说道不在家里，如今你可去请他；他若说不在时，你便打将起来，好。却不得伤犯他老母。又好。我来喝住你便罢。”又好。○未放火，先算收火者，待李逵不得不尔也。李逵先去包裹里取出双斧，插在两胯下，数日闷人，一时松颞，写得活画。入得门里，大叫一声：“着个出来！”四字绝倒。深山学道人家，曾未尝闻此声，真非李大哥道不出也。○明知学道之家，定无余人，而云“着个出来”者，盖言自出来也得，娘出来也得也。四字中已画出火杂杂板斧之势矣。○读之觉纸上有声甚厉。婆婆慌忙迎着问道：“是谁？”见了李逵睁着双眼，先有八分怕他，问道：“哥哥有甚话说？”李逵道：“我乃梁山泊黑旋风，我常笑世间出将入相之人，其名震天震地，而以告于住山学道之士，方且瞠目不省何物，如黑旋风到处惊人，今日便欲以之惊此老母，可丑也。奉着哥哥将令，教我来请公孙胜，你叫他出来，佛眼相看。若还不肯出来，放一把鸟火，把你家当都烧做白地！”又大叫一声：“早早出来！”妙人妙绝。婆婆道：“好汉莫要恁地！我这里不是公孙胜家，自唤做清道人。”李逵道：“你只叫他出来，我自认得他鸟脸！”妙人妙绝。婆婆道：“出外云游未归。”李逵拔出大斧，先砍翻一堵壁，妙人妙绝。婆婆向前拦住。李逵道：“你不叫你儿子出来，我只杀了你！”拿起斧来便砍，妙人妙绝。把那婆婆惊倒在地。只见公孙胜从里面奔将出来，叫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一个“只见”。只见戴宗便来喝道：“铁牛如何吓倒老母！”又一个“只见”。○看他用两“只见”，便知都从李逵眼中写出，笔法之妙如此。戴宗连忙扶起。李逵撇了大斧，便唱个喏道：“阿哥休怪，不恁地你不肯出来！”妙人妙绝。

公孙胜先扶娘入去了，写公孙胜好。若写宋江，便要跪问其母不已，埋怨李逵不已矣。却出来拜请戴宗、李逵，邀进一间净室坐下，写公孙胜好。问道：“亏二位寻得到此。”戴宗道：“自从哥哥下山之后，小可先来蓟州寻了一遍，并无打听处，只纠合得一伙弟兄上山。今次宋

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，致被知府高廉两三阵用妖法赢了，无计奈何，只得教小可和李逵径来寻请足下。绕遍蓟州，并无寻处，偶因素面店中得个此间老丈指引到此。却见村姑说足下在家烧炼丹药，老母只是推却，因此使李逵激出哥哥来。这个太莽了些，望乞恕罪！宋公明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，请哥哥便可行程，以见始终成全大义之美。”公孙胜道：“贫道只开口二字，已不肯去矣。幼年飘荡江湖，多与好汉们相聚。自从梁山泊分别回乡，非是昧心，一者母亲年老，无人奉侍，真孝。二乃本师罗真人留在座前，真梯。恐怕山寨有人寻来，故意改名清道人，隐居在此。”戴宗道：“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际，哥哥慈悲，只得去走一遭。”公孙胜道：“干碍老母无人养赡。本师罗真人如何肯放？其实去不得了。”戴宗再拜恳告，公孙胜扶起戴宗，说道：“再容商议。”公孙胜留戴宗、李逵在净室里坐定，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。三个吃了一回，戴宗又苦苦哀告道：“若是哥哥不肯去时，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，山寨大义，从此休矣！”公孙胜道：“且容我去禀问本师真人。若肯容许，便一同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只今便去启问本师。”公孙胜道：“且宽心住一宵，明日早去。”亦先退出“一宵”二字。戴宗道：“公明在彼，一日如度一年，烦请哥哥便问一遭。”公孙胜便起身，引了戴宗、李逵，离了家里，取路上二仙山来。

此时已是秋残冬初时分，日短夜长，容易得晚，来到半山里，却早红轮西坠。不惟写景，亦已觑定夜半矣。松阴里面一条小路，山居如画。直到罗真人观前，见有朱红牌额上，写着“紫虚观”三个金字。真乃如画。三人来到观前着衣亭上，整顿衣服，从廊下入来，径投殿后松鹤轩里去。两个童子童子。看见公孙胜领人人来，报知罗真人。传法旨，教请三人入来。当下公孙胜引着戴宗、李逵到松鹤轩内，正值是真人朝真才罢，坐在云床上。公孙胜向前行礼起居，躬身侍立。戴宗当下见了，慌忙下拜。自见宋公明，几以为天下之人物至此而止矣，又岂知深山穷谷之处，又有如是之人物乎！写戴宗慌忙下拜，盖戴宗于是乎恍然自失矣。李逵只管光着眼看。有戴宗，不可无李逵，写得各极其妙。罗真人问公孙胜道：“此二位何来？”公孙胜道：“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师，山东义友是也。今为高唐州知府高廉显逞异术，有兄宋江，特令二弟来此呼唤弟子，未敢擅便，故来禀问我师。”罗真人道：“一清既脱火坑，学炼长生，何得再慕此境？”戴宗再拜道：“容乞暂请公孙先生下山，破了高廉，便送还山。”罗真人道：“二位不知，此非出家人闲管之事。汝等自下山去商议。”不因此一跌，安得生出下文绝奇文字来？看官须感激真人，莫便错怪真人也。公孙胜只得引了二人，离了松鹤轩，连晚下山来。“连晚”妙，为下文蛛丝马迹。李逵问道：“那老仙先生说甚么？”妙笔妙笔，设无此一曲，则竟当时发作耳，又安肯待到半夜耶？才子作文，真乃心到手到，非他人之所知也。○“老仙先生”四字，是铁牛胸中忽然杜撰出来之文，字字出人意外，又字字在人眼前，妙绝妙绝，令我绝倒。戴宗道：“你偏不听得！”李逵道：“便是不省得这般鸟做声！”妙人妙绝，令我绝倒。戴宗道：“便是他的师父说道教他休去！”李逵听了，叫起来道：“教我两个走了许多路程，我又吃了若干苦，知其受创之深。寻见了却放出这个屁来！莫要引老爷性发，一只手捻碎你这道冠儿，一只手提住腰胯，把那老贼道倒直撞下山去！”于事则先有此语，而后有半夜之事，于文则先有半夜之事，而后有此语，盖是先衬之法也。○又与前“脑揪”相对作章法。戴宗瞅着道：“你又要钉住了脚！”李逵陪笑道：



“不敢，不敢！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耍。”与前对锁作章法。三个再到公孙胜家里。

当夜安排些晚饭，戴宗和公孙胜吃了，李逵却只呆想不吃。偷吃牛肉，便吃五七斤；同吃壮面，便吃五六个；干事不成，便只呆想不吃。李大哥诚乃无处不是。○俗本讹。公孙胜道：“且权宿一宵，明日再去恳告本师。涉笔成趣。若肯时，便去。”戴宗只得叫了安置，收拾行李，和李逵来净室里睡。这李逵那里睡得着？胸中既有“连累柴大官人”一事，耳中又有“必捉公明哥哥”一句，真是如何“睡得着”？写李逵忠孝过人，令人感泣。捱到五更左侧，轻轻地爬将起来，李逵又有“轻轻”之日，妙人妙绝。听那戴宗时，正齁齁的睡熟。妙。自己寻思道：“寻思”。○李逵又有寻思之日，李逵又有寻思两遍之日，都是妙人奇事。“却不是干鸟气么？你原是山寨里人，却来问甚么鸟师父！快论确论。我本待一斧砍了，出口鸟气，不争杀了他，却又请那个去救俺哥哥？”妙。○是李逵寻思语。又寻思道：“设使明朝那厮又不肯，却不误了哥哥的大事？极快极确。我只是忍不得了，妙妙。○“只是忍不得”，一似李逵又有忍得之日，妙人奇事。莫若杀了那个老贼道，教他没问处，只得和我去！”快论确论。

李逵当时摸了两把板斧，轻轻地开了房门，为了弟兄，便有无数的“轻轻”。吾闻其语，未见其人也。乘着星月朗朗，一步步摸上山来。到得紫虚观前，却见两扇大门关了，旁边篱墙喜不甚高。李逵腾地跳将过去，开了大门，一步步摸入里面来。直至松鹤轩前，只听隔窗有人念诵什么经号之声。不省得这般鸟做声，妙绝。○俗本作“玉枢宝经”，谁知之，谁记之乎？甚矣古本之不可不读也！李逵爬上来，搯破纸窗张时，李逵又有搯破窗张别人之日，妙人奇事。见罗真人独自一个坐在日间这件东西上，云床也。乃自戴宗眼中写之，则曰“云床”，自李逵眼中写之，则曰“东西”，妙绝。○俗本讹。面前桌儿上烟煨煨地香也，却从李逵眼中写成四字，用笔之妙，几于出神入化矣。○俗本又讹，真乃可恨。两枝蜡烛点得通亮。李逵道：“这贼道却不是当死！”一炷炷过门边来，把手只一推，扑的两扇亮榻齐开。李逵抢将入去，提起斧头，便望罗真人脑门上只一劈，早斫倒在云床上。奇文。李逵看时，流出白血来，奇文。○一个“看时”。笑道：“眼见得这贼道是童男子身，颐养得元阳真气，不曾走泄，正没半点的红。”奇文。○因此文，忽然想到李大哥亦定是童男子身，不尔，教他何处破身也？一笑。李逵再仔细看时，连那道冠儿劈做两半，一颗头直砍到项下。两个“看时”。○再看一遍，以见不曾眼错，皆特特与明早作照耀也。李逵道：“这个人只可驱除了他，与后真人语对锁作章法。先不烦恼公孙胜不去。”便转身出了松鹤轩，从侧首廊下奔将出来。只见一个青衣童子拦住李逵，奇文不欲便住，故再蹴起一波。喝道：“你杀了我本师，待走那里去！”李逵道：“你这个小贼道，也吃我一斧！”手起斧落，把头早砍下台基边去。偏不杀一个，妙笔。李逵笑道：“如今只好撒开！”径取路出了观门，飞也似奔下山来。到得公孙胜家里，闪入来，闭上了门。净室里听戴宗时，妙。兀自未觉，李逵依前轻轻地睡了。李逵要他只管“轻轻”，真是奇事。

直到天明，公孙胜起来安排早饭，相待两个吃了。戴宗道：“再请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，恳告真人。”李逵听了，咬着唇冷笑。“冷笑”如画。○又好笑，又怕神行法，“咬唇”二字，活画出妙人。三个依原旧路再上山来，入到紫虚观里，松鹤轩中，见两个童子。依然妙。公孙胜问道：“真人何在？”童子答道：“真人坐在云床上养性。”李逵听说，吃了一惊。把舌头伸将

出来，半日缩不入去。妙人妙绝。○此句至今日亦成烂熟套语，乃今在此处读之，依旧妙不可言，何也？三个揭起帘子入来看时，三个“看时”。见罗真人坐在云床上中间。奇文。李逵暗暗想道：“昨夜我敢是错杀了？”妙人妙想。○“我敢是错杀”，“你敢是错认”，对锁作章法。罗真人便道：“汝等三人又来何干？”戴宗道：“特来哀告我师慈悲，救取众人免难。”罗真人道：“这黑大汉是谁？”此一问，真乃陡然相逼，下文却变出趣事，文情转变，令人不测。戴宗答道：“是小可义弟，姓李名逵。”真人笑道：“本待不教公孙胜去，看他的面上，教他去走一遭。”真人无假，只是顽耳。戴宗拜谢，对李逵说了。五字妙，紧照上文“不省鸟做声”句也。俗本失之，其过不小。李逵寻思：“那厮知道我要杀他，却又鸟说！”偏奸猾，妙人。只见罗真人道：“我教你三人片时便到高唐州，如何？”三个谢了。戴宗寻思：李逵寻思，戴宗寻思，总写真人人小小狡狴，便令二人无不颠倒。“这罗真人，又强似我的神行法！”涉笔成趣。真人唤道童取三个手帕来。戴宗道：“上告我师，却是怎生教我们便能够到高唐州？”罗真人便起身道：“都跟我来。”

三个人随出观门外石岩上来，先取一个红手帕铺在石上，道：“一清可登。”公孙胜双脚踏在上面，罗真人把袖一拂，喝声道：“起！”那手帕化作一片红云，载了公孙胜冉冉腾空便起，离山约有二十余丈。便为擒高廉时作影。罗真人喝声：“住！”那片红云不动。却铺下一个青手帕，教戴宗踏上，喝声：“起！”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云，载了戴宗，起在半空里去了。那两片青红二云，如芦席大，起在天上转，李逵看得呆了。写得如画。○爱神行则爱，爱腾云则爱，妙人妙绝。罗真人却把一个白手帕，铺在石上，唤李逵踏上。李逵笑道：“你不是耍，若跌下来，好个大疙瘩！”偏奸猾，妙人。○只一“跌”字，亦必先逗。罗真人道：“你见二人么？”李逵立在手帕上，罗真人喝一声：“起！”那手帕化作一片白云，飞将上去。李逵叫道：“阿也！稚子之声。我的不稳，放我下来！”偏奸猾，妙人。罗真人把右手一招，那青、红二云平平坠将下来。戴宗拜谢，侍立在右手，公孙胜侍立在左手。李逵在上面叫道：“我也要撒尿撒尿！你不着我下来，我劈头便撒下来也！”妙人妙语。○反以劈头唬吓人，绝倒。罗真人问道：“我等自是出家人，不曾恼犯了你，你因何夜来越墙而过，人来把斧劈我？若是我无道德，已被杀了，又杀了我一个道童！”李逵道：“不是我，你敢是错认了？”与上文对锁作章法。罗真人笑道：“虽然只是砍了我两个葫芦，直到此处方注出。其心不善，且教你吃些磨难！”把手一招，喝声：“去！”一阵恶风，把李逵吹入云端里。只见两个黄巾刀士，押着李逵，耳朵边有如风雨之声，下头房屋树木一似连排曳去的，脚底下如云催雾趲，正不知去了多少远，唬得魂不着体，手脚摇战。与前神行法对锁作章法。忽听得刮刺刺地响一声，却从蓟州府厅屋上骨碌碌滚将下来。奇文。

当日正值府尹马士弘坐衙，偏撰一名，如真有之者。厅前立着许多公吏人等，看见半天里落下一个黑大汉来，奇文。○“半天”二字，是谁量定，亦是千古奇文，而人人不觉者，附记于此。众皆吃惊。马知府见了，叫道：“且拿这厮过来！”当下十数个牢子狱卒，把李逵驱至当面。马府尹喝道：“你这厮是那里妖人？特求请法师破‘妖人’，却反被法师弄做‘妖人’，笔颠墨倒，妙不可言。如何从半天里吊将下来？”李逵吃跌得头破额裂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绝倒。马知府道：“必然是个妖人！”教去取些法物来。奇文。牢子、节级将李逵捆翻，驱下厅前草地里。



一个虞候掇一盆狗血，没头一淋。又一个提一桶屎粪来，望李逵头上直浇到脚底下。李逵口里耳朵里都是狗血尿屎。亲做一遍妖人，便学得许多破妖人之法，明日回去，即以此知府之法，还破彼知府之妖可也。○未见公孙胜作法破高廉，先见马知府作法破李逵，笔颠墨倒，妙不可言。李逵叫道：“我不是妖人，我是跟罗真人的伴当！”偏奸猾，妙人。原来蓟州人都知道罗真人是个现世的活神仙，从此便不肯下手伤他，再驱李逵到厅前。早有吏人禀道：“这蓟州罗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，若是他的从者，不可加刑。”马府尹笑道：“我读千卷之书，每闻今古之事，未见神仙有如此徒弟。丑语。○汝读千卷之书，每闻今古之事，曾见神仙如何徒弟？即系妖人，牢子，与我加力打那厮！”众人只得拿翻李逵，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奇语。马知府喝道：“你那厮快招了妖人，便不打你！”李逵只得招做“妖人李二”。换来换去，只是李大、李二，绝倒。取一面大枷钉了，押下大牢里去。

李逵来到死囚狱里，说道：“我是直日神将，如何枷了我？好歹教你这蓟州一城人都死！”偏奸猾，妙人。那押牢节级、禁子都知罗真人道德清高，谁不钦服，都来问李逵：“你端的是甚么人？”李逵道：“我是罗真人亲随直日神将，因一时有失，恶了真人，把我撇在此间，教我受些苦难，三两日必来取我。你们若不把些酒肉来将息我时，我教你们众人全家都死！”偏奸猾，妙人。那节级、牢子见了他说，倒都怕他，只得买酒买肉请他吃。戴宗不得而禁之也，绝倒之文。李逵见他们害怕，越说起风话来。牢里众人越怕了，又将热水来与他洗浴了，换些干净衣裳。细。李逵道：“若还缺了我酒肉，我便飞了去，教你们受苦！”连日作神行法，真令铁牛瘦了一半，深感真人，送我乐土。牢里禁子只得倒陪告他。李逵陷在蓟州牢里不题。

且说罗真人把上项的事一一说与戴宗。戴宗只是苦苦哀告，求救李逵。罗真人留住戴宗在观里宿歇，动问山寨里事务。戴宗诉说晁天王、宋公明仗义疏财，专只替天行道，誓不损害忠臣烈士、孝子贤孙、义夫节妇，许多好处。罗真人听罢默然。四字写出真人。俗本作“听罢甚喜”，真俗本耳！一住五日，戴宗每日磕头礼拜，求告真人，乞救李逵。罗真人道：“这些人只可驱除了罢，与前对锁作章法，俗本悉无，真是可恨。休带回去。”戴宗告道：“真人不知，这李逵虽是愚蠢，不省礼法，也有些小好处。第一，鲠直，分毫不肯苟取于人；第二，不会阿谀于人，虽死其忠不改；第三，并无淫欲邪心，贪财背义，敢勇当先。明明分出第一第二第三，而其文拉杂无辨。一见戴宗心慌口乱，一见李逵赞叹不尽也。因此宋公明甚是爱他，不争没了这个回去，教小可难见兄长宋公明之面。”罗真人笑道：“贫道已知这人，是上界天杀星之数，于真人口中轻轻先逗出两座星辰名字，为第七十回通气。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，故罚他下来杀戮。吾亦安肯逆天，坏了此人？甚矣定业可畏，而稗官之功戒不小也。只是磨他一会，我叫取来还你。”戴宗拜谢。罗真人叫一声：“力士安在？”就松鹤轩前起一阵风，风过处，一尊黄巾力士出现，躬身禀覆：“我师有何法旨？”此回纯是此等文字，盖笔墨亦有气类也。罗真人道：“先差你押去蓟州的那人，罪业已满。你还去蓟州牢里，取他回来，速去速回。”力士声喏去了。约有半个时辰，从虚空里把李逵撇将下来。戴宗连忙扶住李逵，问道：“兄弟，这两日在那里？”李逵看了罗真人，只管磕头拜说：“亲爷爷！铁牛不敢了也！”忽然移过

“亲爷爷”三字来，妙人妙不可言。罗真人道：“你从今已后，可以戒性，竭力扶持宋公明，休生歹心。”李逵再拜道：“你是我的亲爷，却如何敢违了你的言语！”与前对锁作章法。戴宗道：“你正去那里走了这几日？”戴宗只道是走，妙绝。○半日只写李逵，可谓冷杀戴宗矣。故如“又强似我神行法”。“你去那里走几日”之句，皆笔相顾之法也。李逵道：“自那日一阵风，直刮我去蓟州府里，从厅屋脊上直滚下来，被他府里众人拿住。那个乌知府道我是妖人，捉翻我捆了，却教牢子狱卒把狗血和尿尿淋我一头一身，打得我两腿肉烂，把我枷了，下在大牢里去。众人问我：‘是何神将，从天上落下来？’只吃我说道：‘罗真人的亲随直日神将。因有些过失，罚受此苦，过三二日，必来取我。’虽是吃了一顿棍棒，却也诈得些酒肉。那厮们惧怕真人，却与我洗浴，换了一身衣裳。方才正在亭心里诈酒肉吃，真有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之意。只见半空里跳下这个黄巾力士，把枷锁开了，喝我闭眼，一似睡梦中，直扶到这里。”公孙胜道：“师父似这般的黄巾力士，有一千余员，都是本师真人的伴当。”李逵听了，叫道：“活佛，自好哥、老爷、亲爷以至活佛，不伦不次，信口而出，妙人妙绝。○称道士是佛，绝倒。你何不早说！免教我做了这般不是！”只顾下拜。反责他人，妙人妙绝。

戴宗也再拜恳告道：“小可端的来得多日了，高唐州军马甚急，望乞师父慈悲，放公孙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，破了高廉，便送还山。”罗真人道：“我本不教他去，今为汝大义为重，权教他去走一遭。我有片言，汝当记取。”公孙胜向前跪听真人指教。正是：

满还济世安邦愿，来作乘鸾跨凤人。

毕竟罗真人对公孙胜说出甚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

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

请得公孙胜后，三人一同赶回，可也。乃戴宗忽然先去者，所以为李逵买枣糕地也。李逵特买枣糕者，所以为结识汤隆地也。李逵结识汤隆者，所以为打造钩镰枪地也。夫打造钩镰枪，以破连环马也。连环马之来，固为高廉报仇也。高廉之死，则死于公孙胜也。今公孙胜则犹未去也。公孙胜未去，是高廉未死也。高廉未死，则高俅亦不必遣呼延也。高俅不遣呼延，则亦无有所谓连环马也。无有所谓连环马，则亦不须所谓钩镰枪也。无有连环马，不须钩镰枪，则亦不必汤隆也。乃今李逵已预结识也。为结识故，已预买糕也。为买糕故，戴宗亦已预去也。夫文心之曲，至于如此，洵鬼神之所不得测也。

写公孙神功道法，只是一笔两笔，不肯出力铺张，是此书特过人一筹处。

写公孙破高廉，若使一阵便了，则不显公孙；然欲再持一日，又太张高廉。趁前篇劫寨一势，写作又来劫寨，因而便扫荡之。不轻不重，深得其宜矣。

前劫寨是乘胜而来，后劫寨是因败而至。前后两番劫寨，以此为其分别。然作者其实以后劫寨自掩前劫寨之笔痕墨迹，如上卷论之详矣。

此回独大书林冲战功者，正是高家清水公案，非浪笔漫书也。太史公曰：“怨毒之于人甚矣哉！”不其然乎。

李逵朴至人，虽极力写之，亦须写不出。乃此书但要写李逵朴至，便倒写其奸猾。写得李逵愈奸猾，便愈朴至，真奇事也。

古诗云：“井水知天风。”盖言水在井中，未必知天风也。今两旋风都入高唐枯井之底，殆寓言当时宋江扰乱之恶，至于无处不至也。

卷末描画御赐踢雪乌骝只三四句，却用两“那马”句，读之遂抵一篇妙绝马赋。

话说当下罗真人道：“弟子，你往日学的法术，却与高廉一般。吾今特授与汝‘五雷天心正法’，依此而行，可救宋江，保国安民，替天行道。你的老母，我自使人早晚看视，勿得忧念。独此母不入山泊，为一部书之所无。汝本上应天间星数，略逗。以此暂容汝去一遭。切须专持从前学道之心，休被人欲摇动，误了自己脚跟下大事。”其言使人读之生惧，不枉是一代真人。○只此数句，便是五雷天心正法，何处更有别法？公孙胜跪受了诀法，便和戴宗、李逵拜辞了罗真人，别了众道伴下山。归到家中，收拾了宝剑二口并铁冠道衣等物当了当，拜辞老母，离山上路。行过了三四十里路程，戴宗道：“小可先去报知哥哥，好，又显事急，又显神足。先生和李逵大路上来，却得再来相接。”公孙胜道：“正好。贤弟先往报知，吾亦趲行来也。”戴宗分付李逵道：“于路小心伏侍先生，但有些差池，教你受苦。”李逵答道：“他和罗真人一



般的法术，我如何敢轻慢了他！”余波作笑。

戴宗拴上甲马，作起神行法来，预先去了。却说公孙胜和李逵两个离了二仙山、九宫县，取大路而行，到晚寻店安歇。李逵惧怕罗真人法术，十分小心伏侍公孙胜，那里敢使性。两个行了三日，来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唤做武冈镇。只见街市人烟簇集。公孙胜道：“这两日于路走得困倦，买碗素酒素面吃了行。”李逵道：“也好。”“也好”者，仅好而有所未尽之辞也。却见驿道傍边一个小酒店，两个人来店里坐下。公孙胜坐了上首，李逵解了腰包，单写李逵解包，便显待先生如此其敬也。下首坐了。叫过卖一面打酒，就安排些素馔来吃。公孙胜道：“你这里有甚素点心卖？”过卖道：“我店里只卖酒肉，没有素点心。市口人家有枣糕卖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去买来。”逵迤生出事来。【眉批】买枣糕忽然生出一段奇文来。便去包内取了铜钱，径投市镇上来，买了一包枣糕。欲待回来，只听得路傍侧首，有人喝采道：“好气力！”奇文骇笔。○李大哥耳边，忽然有此三字，虽欲不生出事来，不可得也。李逵看时，一伙人围定一个大汉，把铁瓜锤在那里使，众人看了，喝采他。李逵看那大汉时，先看大汉，看得出色。七尺以上身材，面皮有麻，鼻子上一条大路。就李逵眼中，写出大汉形状来。李逵看那铁锤时，次看铁锤，看得出色。约有三十来斤。就李逵眼中写出铁锤斤两来。那汉使得发了，一瓜锤正打在压街石上，把那石头打做粉碎，众人喝采。此一行正为上文“好气力”三字作注，非李逵眼见此事也。李逵忍不住，便把枣糕揣在怀里，便来拿那铁锤。妙人。○此一拿，全从“好气力”三字中生出来。○须知此一拿，全是心服大汉气力真好，非是要显自己气力又好，来比落大汉也。下文只因那汉喝道“甚么鸟人”，便不免翻出恼来，亦喝道“甚么鸟好”。其实此时一片都是心服，看他看一看大汉，又看一看铁锤，一时眼前心上，真有十二分爱惜也。○此一拿，正是端详铁锤，不是轻觑大汉，写李大哥不肯一笔轻薄，是此书手法。那汉喝道：“你是甚么鸟人，敢来拿我的锤！”眼光声口，恰是李逵一流人物。李逵道：“你使得甚么鸟好，教众人喝采，看了到污眼！你看老爷使一回教众人看！”妙人。○胸中实实爱惜，只因他出口轻薄，便亦接口轻薄之，真乃一片天趣。那汉道：“我借与你。你若使不动时，且吃我一顿脖子拳了去！”眼光声口，恰是李逵一流人物。李逵接过瓜锤，如弄弹丸一般，使了一回，轻轻放下，面又不红，心头不跳，口内不喘。那汉看了，倒身便拜，说道：“愿求哥哥大名！”写大汉意思，恰是李逵一流人物。李逵道：“你家在那里住？”一边问名，一边却问住处，非表李逵精细，不肯人前漏泄，盖因便于收卷，不肯延推笔墨也。那汉道：“只在前面便是。”引了李逵到一个所在，见一把锁锁着门。便早写出无妻小、无家当来，皆因便于收卷，不肯延推笔墨耳。那汉把钥匙开了门，请李逵到里面坐地。

李逵看他屋里都是铁砧、铁锤、火炉、钳、凿家伙，寻思道：“这人必是个打铁匠人，山寨里正用得着，何不叫他也去入伙？”公孙到，方才破高廉。高廉死，方才惊太尉。太尉怒，方才遣呼延。呼延至，方才赚徐宁。徐宁来，方才用汤隆。一路文情本乃如此生去，今却忽然先将汤隆倒插前面，不惟教钩镰之文未起，并用钩镰之故亦未起，乃至并公孙先生，亦尚坐在酒店中间，而铁匠却已预先整备。其穿插之妙，真不望世人知之矣。李逵又道：“汉子，你通个姓名，教我知道。”那汉道：“小人姓汤名隆，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，因为打铁上，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叙用。近年父亲在任亡过。小人贪赌，所好略同，闲中点染。流落在江湖上，因此权在此间打铁度日。



人骨好使枪棒。字法奇。为是自家浑身有麻点，人都叫小人做‘金钱豹子’。前请公孙，遇一豹子，此请公孙，又遇一豹子，何豹子之多也！敢问哥哥高姓大名？”李逵道：“我便是梁山泊好汉黑旋风李逵。”汤隆听了，再拜道：“多闻哥哥威名，谁想今日偶然得遇！”李逵道：“你在这里，几时得发迹！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伙，教你也做个头领。”汤隆道：“若得哥哥不弃，肯带携兄弟时，愿随鞭镫。”就拜李逵为兄，李逵认汤隆为弟。一片恩爱，与他人结拜不同。汤隆道：“我又无人伴当，同哥哥去市镇上吃三杯淡酒，表结拜之意。今晚歇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故作一折。李逵道：“我有个师父在前面酒店里，等我买枣糕去吃了便行，担搁不得，只可如今便行。”汤隆道：“如何这般要紧？”故作一折。○上午街头弄锤，下午随人落草，实是出奇之事，不得不作一折。李逵道：“你不知，宋公明哥哥见今在高唐州界首厮杀，只等我这师父到来救应。”汤隆道：“这个师父是谁？”李逵道：“你且休问，快收拾了去。”来得迅疾，结得迅疾，真正绝奇文字。

汤隆急急拴了包裹盘缠银两，戴上毡笠儿，跨了口腰刀，提条朴刀，弃了家中破房旧屋、粗重家火，跟了李逵，直到酒店里来见公孙胜。公孙胜埋怨道：“你如何去了许多时？再来迟些，我依前回去了！”呼延未到，先备汤隆，可谓亦太早计矣。忽然反衬出一句公孙回去来，夫得一未使用之汤隆，却失一急欲用之公孙，奇情幻笔。非人所知也。李逵不敢做声回话，引过汤隆拜了公孙胜，备说结义一事。活写出新得兄弟，分外快活来。公孙胜见说他是打铁出身，心中也喜。李逵取出枣糕，叫过卖将去整理。三个一同饮了几杯酒，吃了枣糕，算还了酒钱。李逵、汤隆各背上包裹，单写李逵、汤隆背包，便显待先生如此其敬也。与公孙胜离了武冈镇，迤迳望高唐州来。

三个于路三停中走了两停多路，那日早却好迎着戴宗来接。是待公孙先生礼。公孙胜见了大喜，连忙问道：“近日相战如何？”戴宗道：“高廉那厮，近日箭疮平复，陡然接出，擒纵在手。每日引兵来搦战，哥哥坚守，不敢出敌，只等先生到来。”公孙胜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李逵引着汤隆拜见戴宗，说了备细。活写出新得兄弟快活来。四人一处奔高唐州来。离寨五里远，早有吕方、郭盛引一百余骑军马迎接着。是待公孙先生礼。四人都上了马，一同到寨。

宋江、吴用等出寨迎接。是待公孙先生礼。各施礼罢，摆了接风酒，叙问问阔之情，请入中军帐内，众头领亦来作庆。李逵引过汤隆来参见宋江、吴用并众头领等。活写出新得兄弟，分外快活来。○看他如此倥偬之际，只知得意自家新有兄弟，全是一派天趣。○然其实描写李逵得意处，却都是遮掩其倒插之法耳。读者毋为作者所瞒也。讲礼已罢，寨中且做庆贺筵席。上文与公孙作庆已过，此正是庆李逵之得汤隆也。次日中军帐上，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商议破高廉一事。公孙胜道：“主将传令，且着拔寨都起，看敌军如何，小弟自有区处。”当日宋江传令各寨，一齐引军起身，直抵高唐州城壕，下寨已定。次早五更造饭，军人都披挂衣甲，宋公明、吴学究、公孙胜三骑马，直到军前，摇旗擂鼓，呐喊筛锣，杀到城下来。

再说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疮已痊，隔夜小军来报知宋江军马又到，早晨都披挂了衣甲，便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将引三百神兵并大小将较出城迎敌。两军渐近，旗鼓相望，各摆开阵势。两阵里花腔鼙鼓擂，杂彩绣旗摇。宋江阵门开处，分出十骑马来，雁翅般摆开在两

边。绝妙军容。【眉批】雁翅般是一样军容，纺车般是一样军容，十队破连环是一样军容。看他只是洒笔布墨，便有无数阵图摆出，不似《三国志》处处战到若干合，一刀斩于马下而已。左手下五将，花荣、秦明、朱仝、欧鹏、吕方，右手下五将是林冲、孙立、邓飞、马麟、郭盛，中间三个总军主将，三骑马出到阵前。绝妙军容。看对阵金鼓齐鸣，门旗开处，也有二三十个军官，簇拥着高唐州知府高廉，出在阵前，立马门旗之下，厉声喝骂道：“你那水洼草贼，既有心要来厮杀，定要见个输赢，走的不是好汉！”宋江问一声：“谁人出马，立斩此贼？”小李广花荣挺枪跃马，直至核心。高廉见了，喝问道：“谁与我直取此贼去？”那统制官队里转出一员上将，唤做薛元辉，使两口双刀，骑一匹劣马，飞出核心，来战花荣。两个在阵前斗了数合，花荣拨回马，望本阵便走。薛元辉纵马舞刀，尽力来赶，花荣略带住了马，拈弓取箭，扭转身躯，只一箭，把薛元辉头重脚轻射下马去。两军齐呐声喊。

高廉在马上见了大怒，急去马鞍前取下那面聚兽铜牌，把剑去击。那里敲得三下，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沙来，罩得天昏地暗，日色无光。喊声起处，豺狼虎豹、怪兽毒虫就这黄沙内卷将出来。众军恰待都起，公孙胜在马上早掣出那一把松文古定剑来，“松文”好色泽，“古定”好名目。指着敌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一道金光射去，那伙怪兽毒虫都就黄沙中乱纷纷坠于阵前。众军人看时，却都是白纸剪的虎豹走兽，黄沙尽皆荡散不起。此等处，看他只略叙，不肯极力铺张，皆特避俗笔也。宋江看了，鞭梢一指，大小三军一齐掩杀过去，但见人亡马倒，旗鼓交横。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。宋江军马赶到城下，城上急拽起吊桥，闭上城门，擂木、炮石如雨般打将下来。宋江叫且鸣金，收聚军马下寨，整点人数，各获大胜。回帐称谢公孙先生神功道德，随即赏劳三军。次日，分兵四面围城，尽力攻打。公孙胜对宋江、吴用道：“昨夜虽是杀败敌军大半，眼见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。今日攻击得紧，那厮夜间必来偷营劫寨。前劫寨，所以为一箭地也，此又劫寨，所以免明日之再战也，然两文对立，亦便借作章法矣。今晚可收军一处。至夜深，分去四面埋伏，这里虚扎寨栅，教众将只听霹雳响，看寨中火起，一齐进兵。”传令已了，当日攻城至未牌时分，都收四面军兵还寨，却在营中大吹大擂饮酒。谋定之军，每每如此。看看天色渐晚，众头领暗暗分拨开去，四面埋伏已定。

却说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、花荣、秦明、吕方、郭盛上土坡等候。是夜高廉果然点起三百神兵，背上各带铁葫芦，于内藏着硫黄焰硝、烟火药料。各人俱执钩刀铁扫帚，口内都衔芦哨。劫寨神兵结束，前略此详。二更前后，大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高廉当先，驱领神兵前进，背后却带三十余骑，奔杀前来。离寨渐近，高廉在马上作起妖法，却早黑气冲天，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播土扬尘。三百神兵各取火种，去那葫芦口上点着。一声芦哨齐响，黑气中间，火光罩身，大刀阔斧，滚入寨里来。高埠处公孙胜仗剑作法，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个霹雳。三百神兵急待退步，只见那空寨中火起，光焰乱飞，上下通红，无路可出。四面伏兵齐赶，围定寨栅，黑处偏见。只是略叙，不肯极力铺张。三百神兵不曾走得一个，都被杀在阵里。先了神兵。高廉急引了三十余骑奔回城。背后一枝军马追赶将来，乃是豹子头林冲。看看赶上，急叫得放下吊桥。高廉只带得八九骑入城，其余尽被林冲和人连马生擒活